

《巴金与萧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巴金与萧乾》

13位ISBN编号：9787542639080

10位ISBN编号：7542639080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作者：文洁若

页数：2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二 五年十月十七日晚七点零六分，巴金在上海仙逝。萧乾是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下午六点整，在北京去世的。我陪萧乾在北京医院度过的那两年间，他常念叨自己实在幸运，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他做梦也没想到进入暮年还能重新拿起笔，畅所欲言，感叹这辈子活得值。距今三十五年前，巴金、萧乾……许许多多富于正义感的中国人，都因亲历“四人帮”的灭亡而欢欣鼓舞。转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料室看到了巴金发表在《文汇报》（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上的《第二次的解放》一文，是五月二十七日写的。由于自购的房子被占，从干校返京后，萧乾一直蛰居八米的“门洞”，我则以办公室为家。我当即把文章的摘要记下来，下班后，奔回“门洞”，告诉他这一喜讯。然而，萧乾心有余悸，仍不敢冒昧给老友寄信。于是，由我出面，提笔给巴金写了一封短笺，托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谢天吉带到上海，面交给巴金。收在这部集子里的第二十一封就是巴金的回信。巴金与萧乾的友谊始于一九三四年，他们之间曾鱼雁往还数十载。现存的一百五十七封信中，一九七七年以前的，只有二十封。一九七七年七月五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则有一百三十七封。导致前期书信散失的重要原因是八年抗战（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萧乾致巴金的信大部分都保存下来了，有十九封。可惜巴金致萧乾的信，统统毁于文革。自从萧乾沦为被引出洞的“蛇”后，只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给巴金写信告以“文化部党委已批准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改革开放后，萧乾在《挚友、益友和畏友巴金》一文中，深情地回顾了巴金对他一生的影响：“我觉得他是用心灵蘸着血和泪直接同读者对话的一个作家，不是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真挚的感情来直扑人心的。那时，我自己的头脑可是个大杂烩。有早期接受的一点点进步思想，有从大学课堂里趸来的大量糊涂观念，首先是唯美主义思想。我就是带着那些到蔚秀园去找他的。”自从一九三三年在海淀蔚秀园夏斧心家初识巴金，潜移默化中，萧乾开始致力于冲破个人小天地。一九三三年夏，萧乾去过内蒙的卓资山，他竟然站在罌粟花丛中，请人拍照留影！结识巴金后，他于一九三四年再度去内蒙。由于精神境界起了变化，他归来后，满怀悲愤心情写了《平绥道上》，发表于《国闻周报》。文中，关于鸦片烟，有这样的描述：“泥路的两旁是铺户，‘戒烟药丸’的条子斜贴在玻璃上。炕上横七竖八躺着几个瘾者。萤火似的小灯映着桌边称货的小天平。”当时萧乾特地去向一位已在塞外做了六年官的朋友去了解戒烟的情况。对方说：“在中国应付环境都不容易，先别讲改造……经济状况已凋敝不堪的绥远因鸦片消耗而把仅剩的一些现金全数流人别的邻省——最可痛的，是多半流到奖励种烟、质料最佳的热河去……更明显的，这是省财政主要的收入之一项。看看你有什么办法？”萧乾对前景是抱着希望的。他接着写道：“事实和职务为每个官吏找到类似的一番议论，来解释当前的矛盾。但收着烟税，心中企盼着中国认真‘拒毒’那一天的也大有人在。”在文章的末尾，他写道：“我翘首望那广漠的一片，我信任了生存的意志所赋予西北民众与天人暴虐的对抗力。”《平绥道上》是萧乾写通讯特写的起点。十年后，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在伦敦舰队街设立《大公报》驻伦敦办事处，任战地记者。一九四五年三月，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河。巴金把萧乾发表的报告文学，从报上剪辑后编成《南德的暮秋》，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巴金的顶峰之作《寒夜》，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司马长风写道：“巴金在《寒夜》里，卓绝的刻划了人性。……当男主人公吐尽最后一口血痰死去的一天，巷子传来胜利的‘号外’声。寡母笑得流下眼泪，喊道：‘宣，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胜利了，就不应该再有人死了！’这是何等的大手笔！脱除了一切俗套和公式，以清新的目光，写具体的生命，写善恶萌孽、爱恨交织、哀欢流转的人性。巴金在《寒夜》中表现了卓绝的才能和庄严的艺术精神。”二 年七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百家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巴金入选两种：《家》（《激流三部曲》之一）和《随想录》（一至五集）。萧乾的《人生采访》也被选人。看到目录上《由伦敦到法兰克福》、《纽伦堡访狱》和《仆仆风尘到慕尼黑》的篇名，我立即想起，一九四六年三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初版的《南德的暮秋》就是巴金替萧乾编的。当时萧乾尚在路上，六月才返抵上海。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友谊！杨义在《萧乾全集》前言中写道：“改革开放以后，巴金大无畏地提倡讲‘真话’，萧乾也提出：‘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这是他尝尽人生滋味的真诚心声。他以胆识和智慧对待人生……写出《搬家史》、《萧乾回忆录》等百余万字、可以同巴金《随想录》南北辉映的‘萧乾式随想录’，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留下了不少妙文。”

《巴金与萧乾》

内容概要

《巴金与萧乾》由当代著名翻译家和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文洁若女士编著，《巴金与萧乾》共分为“巴金和萧乾的生平事迹与文学成就”“巴金和萧乾的往来书信集”“萧乾和文洁若撰写的有关巴金的文章”。书中详细介绍了巴金和萧乾这两位文学巨人的坎坷人生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心路历程，也介绍了他们在各自领域的文学成就和两人历久弥坚的真诚友情，读者能从中领略到上个世纪老一代文化巨人的优秀品格和人格魅力。

《巴金与萧乾》中的书信、文章，都有很高的现、当代文学史料价值，值得文学研究者关注；又因为书中所收的作品均出自文学大家的手笔，具有感人的文学魅力。

《巴金与萧乾》与《冰心与萧乾》（本社2010年版）为姐妹篇。

《巴金与萧乾》

作者简介

文洁若：当代著名翻译家、作家，萧乾先生的夫人。译著有《尤利西斯》（合译）、《芥川龙之介小说选》、《泉镜花小说选》等；著作有《旅人的绿洲》、《文学姻缘》等。

《巴金与萧乾》

书籍目录

前言

忏悔——巴金编

昨日当我年少时（1904-1923）

赴巴黎闯入文坛（1924-1933）

小三子和小叶子（1934-1939）

代表作《寒夜》问世（1940-1949）

心债——萧乾编

在暗淡的灯光下（1910-1928）

蔚秀园巴萧初识（1928-1934）

被文艺女神抛弃（1935-1939）

萧乾的指路明灯（1940-1949）

书信编

巴金致萧乾六十五封萧乾致巴金九十二封书信

文章编

挚友、益友和畏友

真话与假话

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巴金在推动新文艺运动上的功绩

巴金：一个敢于透视自己的人——为巴金九旬诞辰而作

心债

巴金印象——“人生只能是给予，而决不能是攫取！”

章节摘录

昨日当我年少时（1904—1923）整整一个世纪前的十一月二十五日（农历十月十九日），一个宁馨儿在成都正通顺街一座大公馆里呱呱坠地。头天夜间，母亲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梦。送子娘娘告诉她：“这个娃娃本来是给你的弟媳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你。”一觉醒来，产妇刚好在自己的诞辰分娩，她格外疼爱这个新生儿，从小对他循循善诱，教导他：“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助的人。”此儿在成年后写的回忆中，称亲娘为“我的第一个先生”这位知识识礼、谦和厚道的妇女，再也想不到日后她这个儿子会成为人品和文品均受举世敬仰的思想家、作家——二四年喜迎一百零一岁华诞的巴金。巴金，原籍浙江嘉兴，到了高祖李介巷这一代，移居四川成都。曾祖李瑶、祖父李镛都做过县官。关于李镛，巴金是这样介绍的：“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在曾祖死后，做了多年的官，后来‘告归林下’。他买了不少的田产，修了漂亮的公馆，收藏了好些古玩字画。他结过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五儿一女，还见到了重孙。巴金的父亲是长子，叫李道河。二叔李道溥，清末举人，后赴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法律。民国后，成了大律师。他器重巴金，曾给这个早慧的侄子讲解《春秋》、《左传》。三叔李道洋也曾留学日本，与李道溥进同一座大学，回国后任南充知县。辛亥革命后丢了官，回成都赋闲。大姑妈排行第四，叫李道沅。祖母汤氏生了以上四个子女，继祖母濮氏生了五叔李道沛。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最后被妻儿逐出家门，沦为“惯窃”，病死狱中。六叔李道鸿则是祖父的宠妾曾姨太所生。由于李道河官运不济，他的妻子陈淑芬没少跟着受罪。学者陈思和指出：“巴金已经有了生命但尚未出世的一段日子里，他母亲是在忧郁伤心，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中度过的。这正是巴金生命的形成时期，母亲的忧郁对他的性格形成不会没有影响。”只有从这一点着眼才能解释巴金为什么反复这么诉述了：“黑暗，恐怖，孤独，在我的灵魂的一隅里永远就只有这些东西。……我永远走着那寂寞的大沙漠……”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出生时，已有二兄二姊。大哥叫李尧枚，二哥叫李尧林（按照大家庭惯例排行，巴金称他三哥）。巴金长到五岁，父亲李道河出任广元县令。母亲带着五个子女，从成都到了川北的广元，与丈夫团聚。家里聘请一位刘先生，教孩子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晚上，母亲教他们读《白香词谱》，或娓娓动听地给他们讲故事。在父亲的县衙门里，巴金度过了五至七龄这段岁月。十妹出生后，他和三哥离开母亲的房，由善良的杨嫂照料。日后，他在散文《最初的回忆》里，记下了当时发生的三件事。大致情节是：一、宰大花鸡 丫头香儿告诉巴金，太太已经吩咐厨子杀他心爱的大花鸡。巴金跑进母亲的房，向她求情。母亲同意喊厨子把鸡放了。然而当他们奔进厨房时，大花鸡已经被宰，双目紧闭，耷拉着头，颈项上的大伤口里滴着血。这是巴金第一次看到死的挣扎。巴金五岁时，萧乾出生在北京。无独有偶，他也自幼喜欢生灵，什么蟋蟀、金钟、蚂蚁、鸽子、蝈蝈、兔子、松鼠、猫、狗、小鸟，他全爱。他在短篇小说《蚕》中写道：“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贴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些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可以说，他那孤寂的童年是在善良的小动物伴随下度过的。及至他开始写作，这些活物就一个个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儿童稚嫩的心中，小动物的生命跟人一样可贵。家里饲养鸡鹅，本来就是供主人食用的。孩子却借此事头一次看到了人类残酷的一面。连对家禽都怀着感情的两位作家，日后不得不一遍遍地受更大的刺激。而心灵的震撼使他们的作品更有感染力了。P3-5

《巴金与萧乾》

编辑推荐

假若巴金不认识萧乾，巴金还是巴金，但假若萧乾不认识巴金，就不一样了。萧乾曾说：“一我一生最大的幸运之一，是在三十年代初在北平结识了巴金，七十年来一直保持友谊。如果不是这样，我一生会走更多的弯路。沈从文教我怎样写文章，巴金教我如何做人。” 《巴金与萧乾》是关于介绍巴金与萧乾的传记。

《巴金与萧乾》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